讀書志

吳希濤文勤藏本

五遷浮於二廠肆

讀書志敘

嗟乎。舉天下無讀書人。哉。古之人。各務其職業。而以讀書爲遊藝。押末也。今之人各趨乎利祿。而以經書爲羔雁。則僞矣。嗟嗟末則可。僞則不可。澂江周伯高。

仲榮季玅才超義方是式兄弟相勗㠯眞實讀書見謂往昔亦自有同心之人班班史冊亏是刺其玄言美行分部而羅雖一節之幾兮道罔不采入總顏曰讀書志將伶世之覽者興起而

趨風舉天下皆讀書人也舉天下皆讀書而何憂國之不寍酋之弗靖哉予壽所偁遊藝兮羔雁兮回視古今二淋直是未始讀書也者若伯高兄弟醉心簡編一室之內几銖五緯璀璨

亏東壁文明之府不必五百里而知賢人聚矣尚友千古人㠯爲無㠯尚之

皇明萬曆歲在庚申夏五月朔寒山友弟趙宧光題亏天階館

[seal]

敘言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秊讀書澆語尒果其能讀何關窮達何論十年密之挂角寬之帶鋤北海展卷于行陣包咸誦習於俘囚不聞以他務廢也劉寔之牛衣匡衡之傭作承宮之牧豕不聞以貧廢也煬帝之閃電窗鄴侯之牙籤曹瞞之橫槊不聞以王侯廢也湘東王韋孝寬伶人讀聽以爲

常玄晏先生書滔廣譽不聞以病廢也陶
隱居之松風積澗侯道華之手不停披不
聞以神僊廢也故夫小庭花竹數畝清賞
興味蕭騷讀而幽快閣晴陰山雨忽來涼
颸徐引讀而曠漢書佐酒茗盌射覆讀而
豪河汾教授壽生徒後女樂雪夜修唐書
諸姬秉燭磨喻糜讀而艷雞堪解語鶴曉
銜書聆鶯蛙之逸響分雪月之清光讀而
廼淵明不求甚解千里默識其要韋蘇州
焚香埽地邢子才愈得誤書讀而韻沈心
冷會標往識歸借千古之說林領一眚之
玅契可以怡情可以遣俗可以潤枯可以
忘老余常謂人生有三快事一山水一友
朋一讀書山水未必常在目前友朋或睽
居各方獨架上一編時可晤對又多以病
廢嬾廢游閒廢吾友周氏伯仲敏質通才

天倫妙契偏能讀盡世間書友天下清人碩彥訪海內名山川而更饒于箸述山房之藏種種伯高所箸讀書志一袠志讀書亦以志山水友朋也是眞能讀書者

梁溪友弟華淑書于清聽閣之

小軒

敘

余非能讀書者也第此間一切寡緣舍此更無事事今秋偕家仲讀書綺山庵備禪那丈室理架上鐫編維昔人之有當於余者一二一事悉筆志之積久帙字仲覽而詠曰此私陶家雜物胡爲

不次小倫笑荅曰余非能讀書者也此
十三部之所由分也志言志事皆志
古人之讀書亦以志余兄弟之慷慨
慷古而雅志讀書也雖然余非能
讀書者也　周高起識時
萬曆己未秋九月朔

刻讀書志槩言

是刻也先徵往哲嗣及今賢代
由勝國以遡春秋人自王公至
於士女敢言友尚千古亦云佛
總三乘其減獲事裔雅達宗
風者志正不以人廢

部之分也原非品第前人特欲
便於稽考故據管窺妄立名目
具讀書眼者諒能見脫筌蹄
名號字謚人不一稱代亦後先
顛倒總之隨閱隨疏非出有
意

一人一事彼此載見詳畧相殊
悉經撮入鎋其碎金成我完
錦

諸人記載秦漢已前字多古
體今遵正韻更訂天下同文
何須反古

支王相對賞待文殊何敢遽
為點定一時雅尚盡然故亦
爾工
易稱言不盡意評語似屬可
刪然而護宗讚佛不必盡蠲
故小言亦附一二

短說家全以簡雋為宗故鉤
玄提要務韵而遒句滯字繁
不辭筆削
羅以一目匯無挂漏深慚袁
豹之窺補其缺畧端望同趨
惠而好我

周高起又識

曆庚申春仲

婁江友弟陸鳳錫書

南京周天明刻

讀書志十三部目錄

一之好
二之蓄
三之護
四之專
五之癖
六之慧
七之適

江陰周高起漫次

八之友
九之助
十之激
十一之觀
十二之遇
十三之閏

延陵陳士傑書

伯高曰簡册之中意味最爲雋永繞一展讀便覺引人入妙然非好之鮮不謂神勞而計迂者于忠肅不云乎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三復斯言會心實遠我爲同好爰示典型述

好部第一

褚季雅清淡簡默以墳典自娛常曰聖賢備在黃卷

中舍此何求

竇威少有器局家世尚武獨宗文貫覽群書專精之極故諸兄詆爲書癡

墨翟南遊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公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業安敢廢此

南唐查文徽刻苦好學手寫經史數百卷

班固幼有儁才經傳無不究覽學無常師善屬文

侯君房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産業篤志好學

王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實未就而卒

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

顧歡家世寒微歡獨好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倚舍壁後聽無遺忘夕則燃松節或糠自照讀

陸羽少牧牛得南都賦效群兒誦狀師拘令雜草記誦多遺因嘆曰歲月往矣不知書奈何遂亡去

褚彥回少有世譽父湛之卒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

卷

張衮年過七十閭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

高允少孤夙有奇度初爲沙門名法淨不久而罷性好文學搪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

劉晝少孤貧常閉戸讀書服膺不倦以少墳典杖策入都知宋世良家多書乃求爲其子傅士恣意搜覽日夜不息

李彪少好學時漁陽高閭家富書籍彪往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李易安字清照趙挺之子明誠妻也明誠字德甫在太學每質衣取錢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售者留信宿計無所得還之夫婦相對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

魏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文詞贍逸

曹彬伐蜀還輜重甚多皆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征江南回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李固少好學徒步尋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結交英
賢

葛洪家貧好學嘗披蒸出門排草入戶屢遭火典籍
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伐薪以貿紙墨誦習不
衰

唐張參爲司業年既老猶手寫九經嘗言讀書不如
寫書

王褒蜀人也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

郗鑒博覽經籍時耕隴畝吟誦不倦

馬融少而好問學無常師以英儒著名

王儉幼有神采專心於學手不釋卷

王泰幼敏好學手所抄寫三千許卷

劉攽有儁才與兄敞同學自刻勵博讀群書言行高
遠

匡衡性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
直曰願借主人書讀之

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時採薪負販挾經書投閒誦習
嘗曰讀書有三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冬者

歲之餘

公孫弘家貧年四十餘牧豕海上學春秋恢奇多聞

六十餘徵起

衛公李靖資貌奇偉通書史喜未聞見新書

即基爲縣令清愼無營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

矣

崔儦以讀書爲務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

出此室

曹孟德雅好書籍雖軍中不釋卷嘗曰人少好學則

精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

杜弼幼敏給家貧無書寄郡學肄業

宋綬歷顯官無餘財惟書數千卷雖兵革間講誦不

廢每聞儒生在門倒屣出迎引談經籍

徐摛幼好學遍覽五經爲文好新變不習舊體

魏孝文雅好讀書探其精奧兼有文筆愛奇好士有

若饑渴焉

李鉉三時耕冬乃入學以鄉無可師遂尋師結友居

五年便閉門討論嘗三歲不就枕著書三十餘卷

王子猷讀書得一義如獲眞珠船

裴行健在弘文館惟閉戶讀書固辭薦擢或問故荅曰遭隋之亂私門書籍蕩盡異在館披閱有成耳

呂向每賣藥即市讀書博通今古

于仲文少聰敏躭閱不倦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

龐籍年七十六致仕讀書自娛有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舊書生

羊侃膂力絕人雅好文史

郄正安貧好學弱冠能文官秘書躭意文章及羨書

呂南公隱居灌園肆力于學

蔡元定讀書西山日惟啖虀于書無不究覽

天台陶宗儀至元間避地華亭雅好著述每攜筆墨以耕遇有所得即書投甕中久之成帙名輟耕錄

馬端臨潛心學問博極群書

王无咎令天台棄去閉門讀書從遊者甚衆

令狐揆嘗雪中跨馬詣張君房借書令蒼頭攜琴負簏以隨林逸作圖贈之

宋祁父玘夢人遺文選而生故小字選郎知成都每公暇輒和墨伸紙以修唐書

張昭十歲即閉戸讀書及長淹通經史

司馬光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刻勵甚于韋布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後果仙去

關羽字雲長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

蕭璨云少好書酒音律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終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好必讀盡天下奇編俾帳秘枕函皆爲我物始不徒耳然非傳寫購求不遺餘力縹緗纍纍終遜富于石渠天祿也述

蓄部第二

秦始皇焚書秦人藏之大酉小酉二山故梁湘東王云訪西陽之逸典

莊周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會稽王僧虔問謝玄曰惠子多書何以無一言入妙玄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漢吳芮性好書聚至二萬卷

李公擇少讀書廬山僧舍書幾萬卷藏于山中時人號為李書樓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抄南北史

記

唐李谿家藏書萬卷時人號為李書樓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抄南北史

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田偉為江陵尉作傳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餘卷黃魯直曰吾嘗校中秘書及遍觀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若田氏者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旦課五十紙數不登不已

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至萬餘卷

任昉博學多通家雖貧聚書萬卷餘率多異本卒後

武帝使學士勘其書目官無者收之
王僧孺篤好書史聚至萬卷多奇秘之籍
晉張華雅愛書史歿後無餘財惟圖籍盈几嘗徙居
載書三十乘摯虞撰定官書皆資以取証天下所
希有者多在華所
曹曾漢濟陰人積石爲倉以藏書策號曹氏書倉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
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王師範唐青州節度使性好儒學聚書萬卷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士多就之學問
孫長孺喜藏書置之樓上時號書樓孫氏
衡陽王鈞手自抄寫五經藏之巾箱以備遺忘賀珍
曾鞏十二能文平生嗜書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
日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曰巾箱中有五經于
檢閱既易且一經手書則永不忘
刻爲金石錄五百卷
方崧宋隆興初登第二十年安分有守始終所得俸
錢半爲抄書之費

漢景帝子德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加金帛與之留其真由是四方之人多以家藏書籍奏獻者

沈休文性嗜學聚書至二萬卷嘗爲步兵校尉典掌書記

趙匡凝氣貌甚偉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

錢惟演好學有儁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家聚書侔于秘府又多藏古書畫

劉清之家世藏書千卷謂之墨莊

俞奕曾性高簡喜讀書見異帙亟收之卷積甚富凡書觸欣賞不難解鸝鸝相從古人所謂破產不爲家也王玉遮云餘錢但買書若待錢餘奇書所失多矣吳寧野

羅紹威工書能文聚書數萬卷開館延四方之士湘東王博極群籍加以櫝楚聚書四十年得八萬餘卷

沈驎士年踰七十因書被焚手就燈下細寫成卷復滿數十篋

虞世南在秘省集群書中可用事手錄之號北堂書
抄

穆子容好學無所不覽遇書便寫得數萬卷

漢孝武惯書籍散缺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
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阮孝緒沉靜寡欲篤好墳史博采宋齊以來群籍參
校官書著爲七錄一經典二史傳三子兵四文集
五伎術六佛七道

唐貞觀中顏師古魏徵虞世南繼官秘監請購天下
書藏內庫以宮人掌之

高頻居官三十年清苦自持手錄數十餘卷

魏武嘗至王修家見其穀不滿十斛藏書數百卷嘆
曰士不浪得名乃辟魏郡守

李襲譽俸入悉給貧交餘則置書典籍充積四壁

沈立歷仕三朝自首一節藏書數萬卷

曾崇範好學家貧蓄書頗富詔求遺書刺史賈皓欲
售以進曾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亂藏於家治藏於
國何以售爲

羊襲吉勤于寫書年逾八十仡仡不倦

劉式掌那計者十餘年家徒壁立惟遺書數千卷夫人指謂諸子曰此乃父墨莊也

元詹鼎幼喜讀書嘗見好書千市無貲以購至賣其所乘驢買之

陶穀曰韓彥卿有博學記余偷鈔之得三百餘事賤以必得爲期

常景躭愛典墳不事生產遇書有新異者不問價貴

北魏道武帝問李先曰天下何物可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命天下大索書籍

終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見夫緇羽之尊經也金函寶笈錦襲香薰我輩反出其下罪易勝懺哉故凡書既屬欣賞便須多方護持蠹蝕蛛封冷刼也雖黃漫圻穢刼也訛點畫謬音訓紊刼也四者得免焉庶不辱聖至水火爲災遭不肖子弟數存其間非人之所能護矣述

護部第三

司馬光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曰賈豎藏貨財吾輩惟此耳當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日中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至啟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欲行即承方板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角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今人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也其人可知矣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纔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

杜暹嘗聚書萬卷卷尾必自跋曰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躋及借人爲不孝

韋處厚性嗜學藏書雙言正至萬餘卷

趙松雪曰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

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
得吾書者幷奉贈此法
武昭王好尚文典書穿落者親自補葺
李清照曰猶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
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每獲一書
即日勘校裝緝故紙扎精緻字畫全整冠于諸家
凡經書本無缺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齊整然後得起
故書無損敗

柳宗元得韓退之所寄詩先以薔薇露浣手薰玉
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及
也高才博識多所著述祿山亂抱國史藏南山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
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太平清話曰書畫爲桑榆故開卷張册從容爲上
宋次道家多書皆校讐三五遍故藏書善本世推宋
氏

鄭覃該深經術以經籍刊謬建言願與鴻儒共力讐刊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等正其文刻石

陸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借人書篇帙舛壞必爲補輯刊正

鄴侯李泌家富圖籍韓愈詩曰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齊王攸愛經籍就人借書手刊其迷謬然後返之

蘇弁少博學聚書一萬卷手自校讐時號蘇秘府

張纘性好學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釋手

蕭德言篤學不倦每讀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或以爲勞答曰敬聖人之言豈憚如此

向朗潛心典籍聚書最多手自刊其謬誤

江揔家有賜書數千卷尋繙讀未嘗釋手

虞龢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

孔臧宣聖後遷御史辭曰臣代以經學相傳乞爲太常專修家學漢武帝詔可之（真○文○孫○也○是○）

漢成哀間謁者陳農購遺書于天下詔劉向等分校

錄奏向歿詔歆卒父業於是總輯群書奏其七略
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懷想崇文之盛輒思作蠹魚其間趙靈均
牛弘篤好墳典雖冗中雜書不去手官秘書特表奏
火以來書經五厄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下詔獻
書一卷賚縑一疋
昭明太子好著述東宮書幾三萬恒自討論或與學
士商確今古
唐韓王李元嘉少好學藏書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
異
藏書莫盛于開元時兩都各列經史子集四庫本有
正副籤帙軸帶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亂散失殆盡
元載奏以千錢購書一卷至文宗朝四庫復完分
藏于十二庫
隋煬帝祕書上品用紅瑠璃軸中品用紺瑠璃軸漆
軸者下品藏于觀文殿兩廂殿後起妙楷臺藏古
跡寶臺藏名畫
何思澄少勤學工文重結交每分書于友相與校定

李鉉遍遊京邑讀所未見書以文字去聖遠特爲訂正名曰字辯

孔鮒見李斯議焚書收魯論諸經藏之壁中

馬懷素見秘書盈漫蟫朽建言願下紫微黃門召巨儒就校謬缺采齊以來書續王儉七志以藏秘府詔可其奏拜秘書郎

魚豢曰芸香能辟蠹魚使紙不蛀故藏書處稱芸臺

鄭默刪祕書浮穢著魏中經虞松曰乃今朱紫別矣

張耒曰讀書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大病也

讀書必先識字字各爲文文含一義文有相假而義不相蒙秦隸既興古文之義荒矣許愼說文著文字之敎乃炳中天惜開元好徒隸歷朝槩目爲小學文以臆增義因譌失雖有作者總号升堂近日趙凡夫集大成于此道著說文長箋一百八十卷一稟許義旁証古今馮玄成偁其補同文之治宣三才之蘊信哉周伯高

杜元凱與子貺書曰知洪頗欲學今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別置一宅弗復以借人

此可爲賢子孫道耳不然借書三癡无漫藉口
聞金華虞氏造樓池中藏書數萬卷夜則弛約
栝諸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俾善藏矣後人
弗能守盡求售于胡元瑞然書歸元瑞猶爲得
所予常謂積書之家視後匙象賢傻須擇解人
贈之如蔡邕之于王粲可也何忍坐伶一生手
澤供蕩子之酒肉乎周伯高

南唐馮贄築選書室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九千一
百廿卷六千九百餘泰攝其膏髓別爲一書 終

讀書志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鯖羙五侯笑鼎中之莫染師雄百將恨闇
外之不專積書而讀非專致積金所以同悲也
吾願天下之士一以情攻書城毋曰學癡可娭
徒以插架逞耳述

專部第四

孔子晚年喜讀易嘗三絕韋編曰假我數年我于易

則彬彬矣

董仲舒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弟子亦或莫見其面

莊生曰臧牧羊而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何休作公羊訓詁覃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司馬光圖書盈几一室蕭然嘗以圓木作枕小睡則轉而覺仍起讀書

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時間行傭作以給衣食帶經書耕鉏止息輒誦讀不倦

管寧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二十年當牖處皆穿

郗鑒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誦不倦以儒雅著名

匡衡字稚圭父世農夫至衡始好誦讀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嘗鑿鄰壁引其燈光夜照讀書

桓榮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嘗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陸機服膺儒術文章冠世吳滅後退居舊里積學十年弟雲六歲能文與兄齊名時稱二陸

范汪少孤貧依外家庾氏及長好學庾氏亦貧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張玄清靜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常不食終日

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休人將臥我不敢臥

沈峻自課讀書日夜不息或睡嘗以杖自擊

沈驎士織簾誦書手口不息鄉里呼爲織簾先生

陸澄少好學無書不覽行眠坐食手不釋卷家多未見書

曹叔通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博物識古爲儒者宗

竇章好學有文章蓬戶蔬食躬勤孝養講誦不輟

承宮少爲人牧豕徐子盛以春秋授諸生宮過廬側因就聽經請留門下拾薪執苦數年勤勵不倦

即顗字雅光明經術研精義勤心銳思朝夕不倦

孫敬字文寶貧居嗜學閉門讀書防睡懸首屋梁人

呼爲閉戶先生在太學緝柳爲編用以寫書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即
燃柴以讀
程顧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
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童句問其師曰讀書何
爲曰取科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後避難峴嶓山
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不少懈
范純仁少好讀書夜分不寐積年帳中烟如墨色
步隲避難江東時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後
拜相猶手不釋書
賈逵最好春秋課日讀一遍
魏王象爲人僕牧羊私讀楊俊見而奇之爲贖身後
象至位常侍
王安石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暑假寐日已
高入府多不及盥漱
二千石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窮學問能
書史
路溫舒字長君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

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梁孫康幼清介好學不惰常執卷映雪而讀交游不雜

常林帶經耕鉏其妻餽餉相敬如賓

齊江泌隨月讀書月光斜則握書升屋

車武子篤學不倦家貧乏油夏以紗囊盛螢照書而讀

高鳳專精誦習妻嘗之田曝麥庭中以竿授鳳使護鷄時適暴雨鳳躭書竟忘雨之飄麥

郭瓊意度過人嘗宿人家乞薪自照讀書

陳瓚通九經百家年踰九十筆硯猶勤

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顧野王十餘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各妙名重當時議者方晉二陸

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休母恐其以勞生疾嘗爲減油滅火于是約夜輒誦晝所讀書

祖瑩年八歲能誦詩書性躭學父母憂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藏火灰中俟父母寢則燃燈照讀以衣

被塞窓戶恐光露爲人所覺

畢誠早孤好學夜每燃薪照誦毋鄙其疲奪火使寐

誠不爲休博通經史

劉實家貧力學織牛衣以自給手約繩口誦書該通

今古行無玷缺

吳澄字幼清每讀書至旦毋憂之節其膏火澄乃候

毋寢寢燃誦所居茅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時

因號爲草廬先生

馬惟白貧無資書樵夜誦經傳多通後爲學士猶卷

不去手

鄭灼篤志好學家貧蔬食講授抄書繼日夜筆毫盡

每削用之

褚無量家濱臨平湖有龍現人爭走觀褚時尚幼讀

書自若

安禪制毒龍 周伯高同

裴休方兒時講經著書終年不出戶

張九成年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對書危坐寒暑不

出後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爲磷乃

題杜曰予生平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崔光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嘗傭書以養親子鴻亦博綜經史

司馬筠少孤貧好學強力精專博通經術尤明三禮

師劉瓛深爲所器

胡鐙不喜外慕一室蕭然潛心經術

李戡唐諸王孫也幼孤好學嘗大寒檄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第進士後隱陽羨里著書數百篇

湘東王率意讀史書一日二十卷年十四患目置書左右令人讀聽以爲常夜則五人各直一更有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者必令追讀

劉仁軌少好學世亂不能安業時晝地書空以寓所習卒以博通聞

裴炎讀書不廢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

吳枋曰某于嗜書一事如饑食渴飲未嘗一日忘情

方木先生吾鄉前哲也縣志不載夏日檢藏書讀其宜齋野乘爲表風流以志懷想

周伯高

白居易與元稹書云除讀書屬文外懵然無知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亦一無通曉

孫期習京房易古文尚書家酷貧牧豕養母從學者皆執經壟畔

徐伯珍少孤貧杜門十九年淹貫經史嘗以筯葉學書

陸佃家貧力學借月光讀書著稗雅春秋後傳等書

孔延之幼孤貧甚攜經而鋤夜每燃松誦習

鄭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

終

王延元性純孝家貧嗜學書傭賃夜讀書

蘇頲幼好讀書每藏火馬廐竈中取以照讀

董謁字仲玄常遊山澤負抶圖書患其繁重拾葉寫以代之編荊爲牀聚鳥獸毛坐寢其上

游志遠幼遭亂爲人奴常使牧羊以壺漿倩人書字路傍畫地學之後族兄雅贖歸乃于白渠次爲窟居其中讀書積季

晉張銓耕鋤間帶經不釋屢徵不應常曰古人以容膝爲安何能屈志就祿

薛道衡行文每隱坐空齋蹋壁而臥

范宣子十歲能誦詩書尚隱遯茅茨不完手不釋卷夜以繼日博綜群書

後漢馬畧年七歲閉戶讀書三日一食續命而已

郭元振少雄邁有大志及貴手不置書

以代之編排爲牀裏具牀手坐寢其上

董謂字仲文常遊山澤負技圖書患其樂重俗葉寫藏頭幼好讀書每藏大馬廐竈中取以照讀

讀書志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王濛之茶劉伶之酒支道林之馬米海嶽之絜皆情之專過而癖焉者也夫人無癖弗奇癖用之書其致更遠故次專而述

癖部第五

李謐字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當其論

讀隆冬達旦盛暑通宵後兩癖不就惟以琴書自娛

漢朱穆幼躭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墮坑塹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魯丕性沈靜好學杜絶交游不荅候問之禮人嘗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時名儒阮籍任情不羈或閉戸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老莊當其得意忽亡形骸時人多以爲癡

皇甫謐字士安躭玩典籍忘飲食後得風痺猶披閱不倦時人謂之書淫沈靜寡慾志高尚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

葛洪寃覽典籍閉門却掃未嘗交游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尤好仙術

陳元達躬耕誦書年四十不與人交閱盡人情始閉門反覺多事 周伯高

韋孝寬性喜閱歷史冊即在軍中嗜不衰末年患眼

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閭戶躭書或獨行野中誦讀不得意每慟哭而歸著茶經三篇

丁顗宋初人盡家貲買書至八千卷曰吾聚書多矣何漢一百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

楊雄性警敏讀書寓目輒通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非聖哲之書不好讀離騷嘗潛然流涕

鄭樵字漁仲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蔡邕到江東得王充論衡歎爲高文恒秘玩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捉數卷持去蔡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王歡字君厚安貧樂道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嘗乞食誦詩家無升斗妻患之或毀其書

邵雍堅苦力學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者數年後入洛築安樂窩居之幾三十載

朱買臣家貧好讀不治產業嘗樵賣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壑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由是負薪獨行歌道中後買臣守會稽見故妻仍厚報之

王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交獨敦尚文史披覽不輟郝隆七夕日人皆晒衣物隆仰臥庭中曰晒吾腹中書耳

王筠自序云予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

魏徵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籍徐廣一意研覽無書不窺未嘗以產業爲念妻忿之數以相讓廣不爲改數十年家道日落踰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諭之曰囷窮如此何不耕苍曰我常自耕耳

硯田無惡歲筆舌可常耕淵景昇

黃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不爲少衰雅自重其學以爲人不以六經晦明爲已任雖與言終日亦無益也

嘗作思古吟十章

錢思公言一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

韋述性嗜書元行冲有書數車述入其室讀之不知寢食

裴休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

路敬淳少志學足不履門撰姓畧衣冠系錄等書

劉向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劉孝標名峻文藻秀出博極群書嘗寄人廡下燎麻炬照讀時或昏睡蒸其鬚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稱爲書淫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草爲蓑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中人悅其勤更爲净衣易之

葉廷珪曰予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廢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册手抄其可用者名曰海錄

王貞少聰敏七歲好學善屬文不治生產以諷誦爲娛

劉歆幼頴異博學有文不要不仕與族弟訢隱居求志以山林書籍相娛劉孝標稱其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殷侑幼有志于學不治貲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爲樂

陽城字亢宗好學家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嘗當歲飢屏跡不過隣里眉愉爲粥講誦不輟隣有所遺皆却不受奴都兒化其德亦清介自約

彭淵材平生好遊一日負一布囊歸曰吾富可以埒

國及開囊止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纂一編而已

王邵篤好經史專心思書嘗當食時凝思閉目盤肉爲僕啖而不覺

晉虞溥篤志墳典謂學之染人甚于丹青

崔浩嘗曰予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惟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孔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

馮偉閉門讀書專精覃思者三十年不交友不窺牖的確

惟清介自樂

蕭德言晚節學愈攻苦妻曰老人何自苦答曰對先聖言何復憚此

劉遵少頼志學雖遊晏不廢卷偶值未見書嘗讀之忘歸

裴瀠見人異書必自取錄卽疾病未嘗輟卷

劉臻兪悅經史終日覃思世事多所遺忘尤精兩漢書人稱爲漢聖

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時吞紙實腹無氈被抱犬

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

杜預博學多通時稱武庫躭思經籍尤好左傳春秋著集解釋例會盟圖比老乃成常言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而問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孫何好古文爲轉運使苛憲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置館中孫至便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終

伯高曰讀書不帶慧根書城皆愁城也窮年矻矻徒鑽故紙于五車牛腰便便不效鉛刀之一割是何貴于能讀哉猶之肉食而已矣雖然讀而能解解而能運古人且不多得焉述

慧部第六

王充好博覽不守章句家貧乏書史嘗遊洛陽市肆

開所賣書一見便能成誦遂博通百家之言閉門
潛思絶慶弔之禮墻壁戶牖各置刀筆著論衡八
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張方平穎悟絶倫凡書一覽不忘家貧無書從人借
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
王介甫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
飛
閻澤食貧嗜學嘗從人賃書寫寫既輒成誦隨師論
講究覽群書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富圖籍玠往輒搜覽既而曰崔
氏書被人盜盡矣崔遽令撿之玠捫腹曰已藏之
經笥
昭明太子蕭統少英敏喜讀書數行俱下五歲卽通
五經過目皆憶
蘇頌一覽至千言輒能覆誦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
蘇生是已給事中書李嶠稱其思若泉湧
白居易生七月能展書識之無二字雖百試之不差
劉炫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

默識莫與爲儔口誦日數耳聽舉無遺誤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十許日便還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荅無遺

隋王度奴豹生本蘇綽家部曲頗涉史傳畧解屬文石勒匈奴裔也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遂得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應奉少聰明讀書五行俱下

佛圖澄遠涉流沙誦法孔子日計三十萬言自恨不慧捧書諷詠涕泣如瀑脇下有一孔嘗以絮塞其口每夜讀則拔絮出光一室盡曜旦仍掩之風日明淨泉水不淆即語人曰吾欲溫習前書矣嘯臨水邊于孔中出五臟洗濯過納而歸曰諸義吾已了了

馮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群書邢劭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曰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顏延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太子弘受春秋于郭瑜讀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

李邕願一見秘書李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未幾辭去嶠試問奧篇了辨如响

東方朔字曼倩生三日而失怙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讖一覽闇誦于口嘗指撝天上空中獨語

荀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乏書每之人家所見篇牘一覽能記誦尤好著述

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數歲讀書一遍即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王僧孺篤愛墳籍家貧嘗傭書養母寫畢誦亦了

胡叟少聰穎讀書再閱目輒能誦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

褚亮少警敏博學圖史一經目輒識于心

蔣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幼就外家學得其書傳覽彊記及冠核綜群籍

朱异遍治經書兼精雜藝沈約戲之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喻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章六藝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

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

張巡讀書不二過終身不忘博通群籍爲文不立藁

歐陽詢敏悟絶人每讀書數行同盡博通經史

庾子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李德林幼敏慧日誦數千言博學多通爲文詞藻而理暢

郭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而訥於言著幽思篇

摯虞性好博古多所著述饒有筆才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于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

手筆可以不志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畧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嗟跎也謝在杭

邢劭十歲能文既贍且速聰明强記日誦萬言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劉恕少頴悟讀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憙然諾

徐勉幼孤貧勵清節六歲屬霖雨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

許善心幼聰頴所聞輒能記誦家有書萬餘卷皆遍

通涉

狄仁傑兒時有人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于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曹植字子建載籍極博七步成文童世目爲繡虎

呂蒙勤學多所博覽魯肅見蒙議論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于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

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購得書校無遺誤帝奇之擢尚書令

鄭玄少好學博覽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然玄思議往往令人駭服業成辭歸融有禮樂皆東之歎

王朗守會稽得讀王充論衡之益果以論衡異人當得異書問之異書過目成誦博綜群籍兼通陰陽曆律醫卜之學爲文典核有奇思東南學者宗之宋亡隱江陰城東人稱墻東先生

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

畧不點竄時稱腹藁

阮瑀常從魏武帝出帝使作書與韓遂因于馬上具草呈之帝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胡爲乎泥中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陳說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始可與言詩已矣若在孔門又與賜商爭席周伯高

裴駿八歲誦詩至呦呦鹿鳴語兄曰鹿雖獸類得食相呼自此未嘗獨食

唐章懷太子甫數歲讀書一覽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

柳虯年十三便專精好學遍治經史雅好屬文約千餘言戲令識之慶立讀三過便誦無所遺

王起天下書無不讀一經目不忘

張衡澹靜不交俗人經籌皆通作二京賦精思傳會十年乃成

韓建初不知書見玉篇喜曰以類求之何所不得因
通聲偶暇則課學書史
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
相涉而悉贍舉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
定墳籍
明克讓幼好儒雅讀書將萬卷隋高祖時才學之士
皆出其下
顧希馮七歲讀五經九歲能文天文地理卜筮篆隸
無所不通後撰玉篇及輿地志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適其適者哀樂不能
入也偶爲拈出苔綠侵堦草青映幙鶯針砭蛙
鼓吹茗苦香清窓明几淨紗廚月照蕭寺鍾鳴
爽氣朝來翠屏晚對窓鷄解人語山鳥會呼朋
鶴唳空庭魚浮淨藻聽雨看花劒光騰夜氣鼓
我壯思院落雜秋聲動人幽趣高衲跏趺演梵

美人偶坐翻經兒童問字友伴清談山間水上
摹帖得句潑墨寫溪山傾盃破岑寂動操衆山
響孤燈青熒匡牀偃適此皆所云風月不須錢
買顧人之領畧何如耳述

適部第七

陶元亮愛閒靜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
忘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見樹木交蔭禽鳥
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夏月北窓下卧清風颯至自
謂羲皇上人

嚴君平賣卜成都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
老子著書十萬餘言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衍家每夕
讀書以一斗爲率杜深以爲疑密使覘之子美讀
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
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
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
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杜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
不足多也後寓吳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

時發憤懣于詩歌往往驚人
陸羽該通經史不喜交流俗茶既爲癖酒亦稱狂每
操舟閒泛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自比
涪翁漁父號天隨子
李清照曰吾與德甫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
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
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
得飲而起
李白醉後行文轉奇號醉聖

何萬倫養志衡門躭翫典籍以棄書自娛
鄭冲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
爲憂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共語有爭而不相
喻裴徽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
彼此交暢
戴逵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
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于此及戴
畫南都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歐陽修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于其間是爲六一居士家貧嘗以荻畫地學書

顏延年少孤貧好讀書飲酒不護細行

丘仲孚每夜讀書以中宵鍾聲爲限

凡夜坐不可過子此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病生矣丘公真養生主 謝在杭

梁竦閉戸自養以經籍爲娛嘗登高遠望歎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何必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

楊雄博學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抱朴子曰子雲手不離杯太玄乃就

俞崇龜少頴異家藏書萬卷出入經史貫串古今扁其室曰靜勝倘徉其中視升沉濳如也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辯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

言皆有餘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鷄籠着窓前鷄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邢劭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林遊晏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飲謔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阮千里清澹自得于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人往求輒與彈神氣冲和盡其妙致

孔淳之雅好墳籍性喜山水每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戴顒輩爲人外之遊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粟飯啖之三年識字衛檢書只令鶴銜取一無差

韋應物折節讀書所居必掃地焚香有疑香齋月與文士晏集爲娛

鄭絪以文學顯者四十年守道敦篤貌恍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遊

荆卿好讀書擊劒田疇亦然

亦儒亦俠 周仲榮

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臨終言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年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翟光業貴不矜財所居蕭然僅蔽風雨日與賓客聚書飲酒爲樂

酈食其家貧落魄好讀書人皆謂之狂生自呼長者

嘗儒衣謁高帝帝曰未暇見儒人酈按劍叱曰我高陽酒徒也遂延入

後漢張翊好學多思致嘗盛著花經以九命九品升降次第之

林逋孤貧力學恬澹好古往結廬西湖之孤山調鶴尋梅蕭然遺世時泛艇湖上客至則放鶴高飛逋視以爲歸候詩清峭書法遒勁善繪事李及薛映知杭州每就訪清談竟日

淡蕩湖山范伯扁舟後幾爲脂粉塲矣自先生出而瘦鶴老梅清風映帶俗氛爲之一洗周伯高

孫樵博學能文名書史曰羅墨兵時與客鬬茶以爲茗戰

楊大年作文則與友博塞飲戲笑語諠譁而不妨于締思以十方紙總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于應命

石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自顧不合于時乃一混于酒

書生命薄酒國安恬胸中壘塊正籍以澆之恨予不勝一勺也 周伯高

韋曼志簡澹躭玩琴書所居枕帶林泉蕭然自適世稱居士或載酒從之輒與盡歡明帝雅愛曼日給河東酒一升

權德輿三歲便解聲韻結廬江南蓬蒿晏如每得一佳句怡然獨笑如獲貴仕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孔稚圭少涉學風韻清疎居宅盛營山水時憑几獨酌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王景玄足不踰閫者三十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

階

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 周仲榮

宗炳聰辨有學義好山水遊輒忘歸欲懷尚平之志會疾還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种放學行高古舉進士不第隱南山豹林谷種术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自號雲溪醉侯

倪文節曰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惟讀書伊吾聲爲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勝言矣

梁諸王孫蕭賁有文才工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仲榮墨妙瀟灑高超實遠過我然兩歲寓江陰竟不得一紙以慰臥遊也豈蕭郎矜慎聞其風而悅之耶 范漫翁

隋煬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玉映金輝號閃電窗

書生安從辦此政使紙窻蓬戶自足清享尚恐無福消受耳周伯高

鄧旦宛極群書卜築石巖中扁曰尚友日以詩酒自適或趨之仕旦曰勿復敗吾佳思

韋旻閉戶力學世稱書樓應舉不第隱居據泉石之勝號白雲先生

王績爲六合丞以周易老子置床頭暇則開卷命酌

張仲蔚博學善詞賦閉門自養蓬蒿滿宅惟開一行徑

終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易稱麗澤詩著他山友生之求誠所孔亟

弟友何容易迂陋者不可多隨少規者不可忌

而驕者不可浪駁古今執迷自是者不可誠得

同調對參昏燈曉覩臭味相親斯墨兵得良將

而受益不淺矣述

友部第八

蘇秦張儀二人同志遞剪髮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于掌內及服中夜還更折竹寫之

胡寔與劉彥仲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雜言

桓譚好學古能文章每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

華歆管寧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觀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張載座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日二程至載與論易乃撤虎皮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輟講

咸虛謙益張已深明如此人方可共學周伯高

杜林博洽多聞時稱通儒衛宏長于學古見林闇然而服宏始爲徐巡師至是皆更受林學林初得漆書古文尚書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

吳祐少常牧豕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變服爲祐賃舂祐與語大悅遂定交

杵曰之間

諸葛亮在荆州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學三人務在精熟亮獨觀大畧每抱膝長吟

張率與陸少玄友善少玄家儲書萬餘卷率盡讀其書

竇章少好學能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龔勝龔舍皆楚人並好學明經二人相友善故世謂之楚兩龔

劉訢與李紳阮孚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

內義鑽尋奧典

房琯少好學風儀整雅性好隱與呂向于伊陽山讀書凡十餘年

何遜八歲能詩范雲見其對策大加奬借因結忘年交

江革江觀少孤貧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謝朓雅重之嘗雪中候革見革擁敗絮觀書嗟嘆良久乃脫襦割半氈與充臥具而去

夏侯惇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義○俠○

服虔字子慎將注春秋欲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賃作食每講時輒竊聽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不測何人然素聞服名意疑之明蚤及其寐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龔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皆明經術後奉獨敦學不仕

陸九齡字子壽弟子美子靜伯仲閒閒侃侃自相師友

魯恭年十五與弟丕閉戸講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及丕舉方正始應明經辟

羅從彥慕楊時之學慨然徒步往見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劉焯聰敏深沉少與劉炫結盟爲友同受業于人聞劉智海家多書就之讀積十年雖衣食不繼晏如也

鄭虔唐廣文博士文章書畫玄宗稱爲三絶飲酒不
事事數爲官長所詬惟蘇源明重其才時餉給之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學門人曰青成藍藍
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鍾會釋四本論始畢甚欲秘
其難不敢出于戶外遥擲便急囘走
劉勰著文心雕龍成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
書候約于車前狀若貨售者約取讀賞異謂深得
文理常陳諸几案

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何有意圖之曰卿名
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爲惠郗
不與何俟其出竟入室竊之郗失兼本遂行何書
夏侯湛幼有異才文詞新麗與潘岳友善每同車接
茵京師謂之連璧
應劭偶遇鄭康成自起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
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囘賜
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王吉字子陽行清正兼通五經與貢禹爲友禹以明

經潔行著聞吉仕禹彈冠待用故世稱王陽在位
貢禹彈冠言其趣同也

洛陽劉弘饒有才學晉武帝即位以少與里居同研
席起爲太子大夫

而今薄俗子誰念布衣交 周伯高

眭夸躭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少與崔浩爲莫逆
交浩歿夸素服爲受弔唁歎曰公死誰更容眭夸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陳仲醇

嵇康與呂安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劉訏精意學業善玄言清貧晏如不膺辟命嘗挂徵
檄于樹而遁時陳留阮孝緒隱居博學不交當世
訏與神交

封軌好學博覽與孫惠蔚同志友善孫每推之曰封
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

范彥龍與何仲言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頌

劉智寔之弟也少貧每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管輅嘗
曰吾與劉氏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
此而外殆白日欲寢矣

伯高曰、龍之蟄也雷雨助而天飛鵬之搏也風雲助而溟徙今人雅艷該洽以貧阨敗興痴父兄阻棄者比比是曷可無助哉述

助部第九

陳平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嘗耕田縱平使遊學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有叔如此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不如無伯聞之逐其婦有富人張負欲以孫女妻
平視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
負歸告其子仲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
所爲獨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
乎卒厚其裝資予女平既婚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欷歔流涕折蒲
學書捻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賣身償之許子
童聞而代育償羊給其衣食妻以兄女使與子同
學育遂博通經史

邴原少孤幼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
得學者有親也中心傷感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
學不須資也於是就學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唐高昌王弟之子昭少好學有以異書售者毋顧笥
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以易之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母任氏因對之流涕以力學
勸勉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
躬自嫁穡帶經而農遂博綜百家之言
柳仲郢母韓氏見子嗜學和熊胆丸使夜咀咽以助

其勤

宋淳化中、張奎張亢母宋氏親教二子讀書客至母輒聽於窓間談論文章政事則設肴饌或閑話則不設也後子皆登第

楊憑少孤其母訓導有方與弟凝、凌皆善文詞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可得與氣類接也

王家十三娘、名韞秀歸元載、久之、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爲紙筆之費後元到京陳時務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

樂羊子路得遺金一餅、還示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食嗟來況拾遺以汚行乎羊子大慙遂捐金於野遠尋師學一年而歸妻問之羊子曰久行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漸積以成若斷則棄前功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亾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遂往終業七年不返

汧國夫人李娃初長安妓也與鄭元和善後鄭落魄

娃亲之遂自贖歸鄭父之娃以溫習經藝勸勉因出百餘金命鄭撿市墳典專精於學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鄭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書莫不淹貫鄭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及鄭捷秋闈復曰子與他士不等當磨礱利器以圖再捷方可連衡多士爭霸群英鄭由是益勤果魁天下累遷顯秩娃亦以封

太祖每勸趙普讀書普後歸私第即閉戶啓篋吟誦終日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及卒家人發篋視所讀書則論語二十篇也

空使終年讀論語如何不做託孤人 唐伯虎

陳仲弓少給縣役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奇之聽受業太學

王元之七歲能文父本屠家少時代父輸麵里士安令賦屠詩奇之曰之子後當名世因留與子弟講學加以衣冠呼爲小友

庾乘少結事縣庭郭泰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誦自以畢第每處下坐諸生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不起世號徵君

虞集三歲卽知讀書宋南渡避亂嶺表書不及攜母楊氏遂口授左傳歐蘇集因以文學名世不中不才養之不棄子輿以責父兄予乃取諸母氏不其剌謬乎雖然三遷式教子輿亦藉母氏力也至李娃王韞秀樂羊妻內助者皆名節事功匪所不逮直當以巾幗遺丈夫耳 周伯高

讀書志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激部第十

伯高曰士不激不奮不入必深非止畔牢愁已也述

洛陽人蘇季子秦初說秦王書十上不行黑貂裘敝(英○雄○色○)面有愧色歸至家親戚嫂笑之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戶不出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謀伏

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摹睡則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顯奚以生爲揣摹成庭說諸侯佩六國相印親戚畏懼秦笑謂嫂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蛇行匍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

魏收少隨父赴邊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戲之曰魏郎美戟多少收慚之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爲之臧

蘇明允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及兩試不第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

謝朝花啓夕秀可悟作法 華聞修

李密少爲東宮衛宇文述諭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問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嘗乘一黃牛被以蒲韉挂漢書一帙角上一手捉牛鞚一手翻書行且讀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

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汝所不及玄感遂與傾心結交盧思道通脫不羈年十六讀劉松所作碑文不解因感激閉戸吟誦就魏收借異書讀之數年才學兼著

翟子威家世微、至子威父翟公始躰書爲郡文學子威少孤爲府小史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子威自傷乃從蔡父相問已能所宜父奇其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子威聞言心喜因棄小史辭其後母欲西至長安受經後母憐其幼隨與俱西織屨以給子威受春秋積學十年始顯事後母以孝謹聞

皇甫績幼孤、外祖韋孝寬撫之見績惰業、督以嚴訓績感激嘆曰我無庭訓養于外氏不能克躬何以成立乃自杖就學經史博通

傅永有氣幹年三十餘有友與書而不能答叔父洪仲深讓之乃發憤讀書遍涉經史

宋繇幼孤、謂妹夫張彥曰、門戸傾覆負荷在繇此銜

膽自勵時也尋師就學閉戶讀書晝夜不倦

崔廓初爲里佐屢遭辱因感激入山博攻書傳篤志多通山東學者宗之後還鄉辟不起

巖巖清峙 劉庭瞻

唐邵謁少貧爲縣吏令有客至目使楮牀者三謁不膺令怒謁瞪目視曰咄吏豈供汝楮牀者耶令益怒撲之謁棹臂出截其髻箸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髮奮志讀書卒以詩文名世

風期岸然令人裏想不能已已 周仲榮 終

讀書志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觀鵞得書法觀雲得畫法觀鸛鶴而得兵法通一切法但在達觀讀書能作此觀前言往行皆我師也蓋觀其可以觀者而觀止矣述

觀部第十一

倪文節曰天下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幼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

有一日之益

黃魯直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者止讀書耳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葉石林曰、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羅從願曰讀書之法當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言書象意之表、

山谷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illegible]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司馬光曰學者讀書少能自首至尾徃徃從中或從末隨意讀去又多不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此惟于何涉案上讀一書從頭至末正錯校字不終誓不看他卷

黃澤專精經學苦思數十年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之顛沛流離之傾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道

途風雨之中

徐邈下帷讀書不遊城邑王道子問曰君時有暢不答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

王承烈少貧嗜學工草隸傭書自養足給卽止人厚償輒不受

井丹字大春清高博學人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懷刺謁一人

禰衡漫滅政未足悲華聞修崔亮少孤貧傭書自給族兄光時依李冲謂亮曰安得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答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于市焉能看人眉睫乎

桓溫集諸名勝講易目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日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耶

蘇子瞻曰凡讀書者每一過專求一事數過事事精熟自與涉獵者不同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或問之質曰昔有異人言吾他日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沈攸之晚好學嘗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若非讀書十年不知窮達有命吳寧野

胡瑗讀書泰山攻苦茹淡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止有平安字即投澗中不復展讀

甄逢耕宜城野讀書自力能緩急人

辛讜學詩書能擊劒重然諾走人所急

張升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心與交不問窮賤志好或乖雖尊貴不少屈結交畧帶依違便減一生骨氣故寧風霜落落

勿飛鳥依依彥眞我師也周伯高

孔閻粗有文筆時未之知孔稚圭嘗令草表以示謝玄暉謝嘆賞良久自折簡寫之語孔曰之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張率幼頴異好讀書嘗爲詩二千首虞訥見而詆之率悉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字字嗟賞率曰吾作訥慚而退

近胡梅林、雅重徐文長、以其文示唐荆川、隱其名唐極驚賞詢知爲徐與結歡去復示茅鹿門、

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不能胡以徐告遂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嗚呼玉石憑題古今同感矣 周伯高

卞望之謂郗愔曰公體中有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孔顗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爲博士時老宿耻出其下陰遣人刺之以匿楊玄感家得免

黃涪翁曰、劈書覆瓶裂史粘壁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陋落寃阱聞者不憐過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佚腹中之文哀哉

吉茂好讀書不耻惡衣食而耻物物之不知此公必曾講致知在格物 宋 周君建

柳世隆性清廉惟事墳典張緒曰觀君舉措殆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若一經

孫蔚家世好學藏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爲辦飲食

宋次道家多書劉道原就借觀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劉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悉撤之閉閣抄讀旬日

盡其書而去

皆賢主人也惜不生其時 周仲榮

鄭漈學問綜博志高尚文多奇勁力去陳腐之言

全子棲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

近盡付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慰寧閒士子習新法字說者主司輒置高等王居正

時年十三語人曰窮通自有時心之丹靈安可改

耶流落十餘年始第

名第豈如長安人人可到舉業非同仙境路路

皆通 徐楚白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

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

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鑿坏爲室

越海避難者皆就之遂講詩書非從學者不見由

是度安其賢時邴原在遼好以清議格物管謂原

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客

勸令西還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

包咸爲赤眉賊所俘拘囚經旬誦讀自若賊異而遣之立精舍講授

周文拘羑演易孔子畏匡絃歌履險若夷方是學問得力豈彼苦空家專事忍辱爲波羅蜜也拈出以平世路風波周伯高

終

讀書志

遇部

笑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伯樂未逢霜蹄終困中郎幸遇焦尾方珍十載上長安空帳班班髮雪一生居久約誰憐欝欝心灰嗟乎遇豈易言哉故士不必皆眷自帝王即品題邀一日之知以至鬼不揶揄夢無哭泣猶然遇也述

遇部第十二

濟南伏生名勝治尚書令出伏生壁藏之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僅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
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
欲召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鼂錯往受之
孫復明經攻苦老病家居韓琦言于仁宗因詔書吏
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
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宋氏韋逞母也家世以儒學稱受周官音義符堅憫
周官之學廢久乃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
十人隔絳紗帳授業號文宣君賜侍婢十人
黃香專精經史幼能文章漢章帝詔香令詣閣東讀
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劉向校書天祿閣時夜有老人衣黃衣杖青藜而進
見向坐暗中讀書乃吹杖頭烟燄照之曰我太乙
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好學令下而觀出懷中竹
牒授向皆天文地圖由是向學日益進
楊雄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慱絶麗之
文願不受三歲俸與自克就有詔不奪俸令尚書

賜筆墨錢六萬觀書于石渠閣

陳琳草檄文成以呈曹公操曹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文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賞鑒家）

賈逵治春秋尤明左國爲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其書藏秘館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讓之以爲不如叔伯力穡厚藏及先主鎮金陵彬囊文往謁錫賚頗厚歸以所賜金帛陳于庭謂婦曰吾今與伯叔何如婦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妙）

桓榮博學明經漢世祖召令說尚書稱旨拜爲議郎賜錢十萬每朝會詔榮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後拜太子少傅賜賚甚多榮大會諸生陳所賜謂曰今日所蒙皆稽古之力可不勉哉

左思才高力學欲賦三都嘗就張載叩岷邛事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着紙筆得一句即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賦成人未之重皇甫謐爲序而傳之於是時競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王粲字仲宣少聰慧學博才高蔡中郎見而奇之一

日聞祭在門出迎倒其屣祭年幼容狀短小既至一坐盡驚中郎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許愼字叔重少博學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柳莊少博覽典墳書籍無不洞了蔡太寶見之嘆曰衆陽水鏡復在于茲以女妻之

胡瑗攻苦讀書年四十餘累試不第范仲淹薦之授校書郎

裴顏字逸民博物洽聞周弼曰顏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丘仲孚少躭書史叔父靈鞠稱爲千里駒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

荀爽字慈明十二歲通春秋時人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姜宇少孤貧爲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八尺美風儀聰頴躭書每誦讀達旦陳奇之欲妻以女妻

不從其女曰吾觀姜郎豈久爲人牧羊者乎遂妻之

馬嚴專心墳典結交英賢京師咸嗤異之弟敦亦知名皆居鉅下時號鉅下二卿嚴字威卿敦字孺卿

周舉字宣光博通經史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管寧華歆邴原同學相友善時號三人爲一龍寧曰龍頭原曰龍腹歆曰龍尾

恨不生其時精則爲領下珠粗則爲鱗中甲吳

寧野

馮豹字仲文以詩春秋教驪山下時人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賀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敝衣深冬止衣袂襦袴嘗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賀入寺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乃重器不久貧寒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尹知章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鑒破其心驚悟志思開敏遂遍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面受業

黃楚望年十六即有志于繼絕學以積思自悟爲主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

杜正藏好學善屬文所著文章書籍時人寶爲文軌至高麗百濟亦相傳習稱杜家新書

宗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息語輒引古事人以小兒學士呼之

楊收七歲而孤母長孫氏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人號爲神童多造其門觀之至歷敗藩籬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底事觸吾藩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漢末寵以殊禮號成義夫人

皇甫謐躭學雖羸疾不怠常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漢班婕妤曹世叔妻也曹早卒兄班固著漢書其八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婕妤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王仁裕好學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

包天麟手不釋卷註毛詩周易尚書春秋宋咸淳間舉博學宏詞科

陸雲世說作機嘗往友家近夕結陰忽望草中有火便前投宿見一少年美丰姿共談極有致向曉辭去以語人人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山陽王家塚耳知所遇是弼士龍由此妙達玄理

快哉輔嗣生無可與語塚間玄對乃暢胷藏恨宣室夜半反成鬼話莫怪賈生痛哭也周伯高

晏殊七歲能文年十二眞宗面試詩賦令讀書龍圖閣故得悉讀秘書

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以書記爲樂彌老不衰兒時袁覬造昭所時方讀書神色自若覬稱爲不凡兒又袁粲每過其廬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楊雄著太玄法言成劉歆曰空自苦恐後人用覆醬

甄也惟侯芭常從雄居受之雄死桓譚信其書必傳曰凡人賤近貴遠子雲更閱世則必度越諸子劉棻亦嘗學奇字于雄

司馬長卿少好讀書擊劍善著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名相如武帝讀其子虛賦而嘆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狗監楊得意時侍帝因薦相如帝驚召拜郎後奏游臘賦拜文園令奏大人賦帝悅曰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何人 唐伯虎

虞翻以所著易注示孔融孔曰聞延陵之禮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

漢成帝翫弄衆書善楊雄每遊獵使從之以桓譚多藏書待詔門下時語曰翫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猗頓

呂不韋著書名呂氏春秋懸之國門且榜曰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人卒莫之應

高誘曰此畏相國之勢也予謂集自布衣此亦可服今古 吳寧野

谷邪律博洽群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
孫盛自少及老手不釋卷著晉陽秋時稱良史
騶衍著書十餘萬言名重列國燕昭王擁篲先驅請
爲弟子
張建封少喜文章自許以功名顯馬燧表薦得仕
洛陽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郡守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聞誼茂才召置門下漢文
故常學事公初立帝徵爲廷尉公因言賈生年少
頗通百家之書帝詔拜博士
終

芙蓉江上周高起伯高父纂次
弟榮起仲榮父參閱

伯高曰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吾有槩于古之讀書
能成其道者縷縷述之更述其述而不盡述者
以足十二部之遺盃歸奇象閏易先之矣述

閩部第十三

張覇字伯虓七歲通春秋篤
未能也覇曰我虓爲之故字虓後博覽五經孫林

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及守會稽擢用有行業者于是郡中爭勵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袁準忠信居正有儁才不耻下問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言

劉捷卿續五經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吾○師○乎○吾○師○乎○

難與俗人言秖時與副墨子相商耳　呂玉繩

蕭穎士一僕事之十餘年蕭嚴酷異常每加箠楚或激之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與耳蕭四歲能文觀書一覽成誦十歲入太學奴猶如此耶不憐才者非人矣　周伯高

王氏兄弟共賞高士傳及人子敬賞井丹高絜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妙

沈約每見王筠文嘆曰昔蔡中郎見王仲宣曰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絶不謂疲暮復遇于君

說○得○凄○然

楊綰性沈靜每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
也造之者清言終晷
世總塵堆耳一編靜對便掃六塵何用數童縛
箒周伯高

陳蕃字仲舉少時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謂之
曰孺子何不洒掃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安事一室乎勤曰此不足子也

班超涉獵書傳家貧傭書以給夕勞苦投筆歎曰丈
夫無他志畧猶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硯間乎人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
異域安能坐事散儒

孔融爲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雨集但隱几讀書言
講論安若無事

張奐爲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帳中讀書
笑自若

此法用以觀兵固爲英風坐鎮即用以處世亦
可彌毀息爭吳寧野

溫仲舒偕呂蒙正讀書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呂登鼎甲溫中甲科大不悅

尹伯元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嘆

楊誠齋曰無事嘗看韻書晉庾敳讀莊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俞良弼教子讀書詩云白髮無憑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將弱冠非童子學未成名豈丈夫辜有明窓并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頭角

記取韓公訓阿符

穆參軍修性豪褊家有唐本韓柳集貧不能刻乞于所親得鏤板印至京師醫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

陶弘景年十歲得葛洪仙書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天覩白日不覺爲遠矣

裴楷臨終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得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

耳

此老卒當以樂死且不朽周仲榮

張季膺清才美望博學能文椽洛時慮禍及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嘗語顧榮云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久矣子善圖之榮握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沈休文指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少聰敏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張玄少不拘檢父緒宦歸玄正猶臂鷹牽犬遙見父而拜緒曰一身兩役母乃勞乎跪對曰玄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今齮爲名士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永部遜散騎子朗俱擅文名世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梁鴻少孤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食不與人同嘗

隣炊已呼之及熱釜梁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

後挈妻孟光隱居吳中賃舂自給著書十餘萬言

俞遠號空谷好讀書篤行古道客有問難無不響答

元亂築土爲室嘯歌其中詩多驚人語神骨癯秀

儼然神仙中人嘗白裘櫻笠而出衆皆驚異稱空

谷先生

向長隱居求志讀易至損益卦嘆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婚嫁畢勅斷家

事遍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楊雄撰法言邑有富人齋十萬錢願載一名雄曰富

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斑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自楊雄以

下莫不造門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漢書

傅廸好廣讀書不解其義每輕劉柳單讀老子柳曰

卿雖多讀而無所解可謂書麤矣

淳于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

陸彥深好學多通而不能運王儉以書廚

賈思同思伯共師陰鳳業成無資相酬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

馬融爲世通儒教授諸生千數不拘儒生之節嘗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王恭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嘗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經便可稱名士

議固偏致極遠亦名士語趙凡夫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强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之曰隸事時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箋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大有力者負之而趨

所隸示之曰卿能奪勝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與舉坐擊節摛乃取憲扇箋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

劉斌五歲時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孔更爲說義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及長篤志好學兄弟三人共處蓬室室爲風破貧不能葺誦讀自如

斑孟堅九歲能文日理詩賦因數入讀書禁中

薛愷躬耕以養祖母暇則讀書性疎宕人未之奇也
來護兒讀詩至踴躍用兵擊鼓其鏜捨書嘆曰大丈
夫當如是
人快其志遠吾賞其致豪 周仲榮
陳紀與父仲弓弟諶並著高名時號三君遭黨錮發
憤著書
薛聰性方正書籍多所通究雖在闇室終日矜莊
虞世南嘗從太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太宗曰
不須世南在此行秘書 道○學○氣○

朱昂年十四篤學五代有朱遵度者好讀書人目爲
朱萬卷因以小萬卷稱昂
劉延明注記篇籍以燭繼晝年十四就郭瑀學一日
瑀設席謂弟子曰吾欲觅快壻誰坐此者當之劉
神思湛然奮衣登席遂妻以女
辛彥之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志好學後牧隋州貢惟
祭物文帝曰人安可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趙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高下
鮑照文詞贍逸時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或止之照曰

丈夫處世安可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

梁武帝敦悅詩書時下化之家有文史

安成康王秀精意學術搜集經傳招學士劉孝標使

撰類苑書未畢而已行于世

馬樞六歲便能誦讀博極經史尤善論義邵陵王蕭

綸嘗遺書二萬卷樞尋攬殆遍遂隱茅山

虞卿困于梁不得意著書八篇以譏刺國家得失世

稱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以自見于後世云

終

讀書處砭俗文言

案頭書筆縱橫

壁間扇上詩畫惡俗

不許解人借書

書因珍惜反束不觀

信意妄批駁

筆硯塵垢

翻閱人書不爲整頓

刻稿序評假列名爵

談棋博不休

謙得無謂

逢人懇窮

恨群小勢利

芙蓉江上周高起采訂

磨墨歪斜

是非隨人轉
疑仙訕佛
滿口譏訶
香氣觸腦鼻
態度妖諂
瓶花滿把插無位置
喜說市朝閨閣事
亂撒唾涕
幕物矜誇奇古
忌彼才高肆我誹彈
收藏假帖誕書
潘朋徵逐
俚鄙詩字奪人扇書
強探秘客
茶酒淋漓几席襟衲間
袖包扇柄
有意恣忽以市超脫
戲謔無節
自多其學不肯語人
好書胡亂裝釘
僑裝有道氣象
踞坐几上
毀成器
不樂規諷
看花便折
各價付庸工
忌諱一切凶事
執物窮價
惡聽鳥虫聲
妄議建置
手穢不勤洗拭
印章蠢濫油垢不剔
僻見自是
境處幽閒輒作煩惱
多驚咤

苛禮　惡見親故貧寒者

寢興不時　嗜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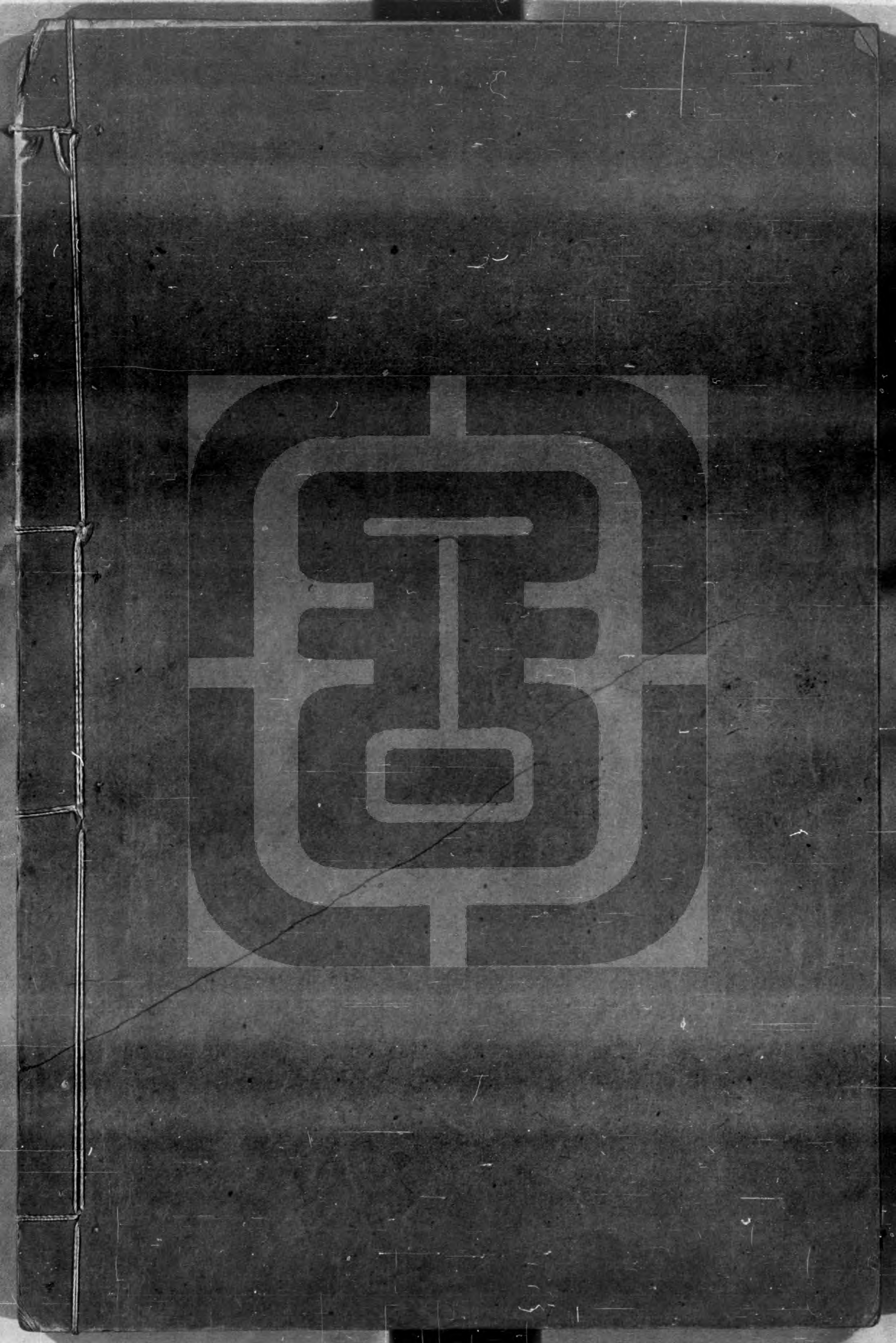
嫌惡衣食

支言刻旣成。伯高自跋曰。歲在庚申夏孟。偶攜數卷。坐閱桐窗下。于時晴光在林。鳥語時墮。不須玉磬頻敲。而俗緣已盡。淨矣遂拙筆書右事數則。粘之屛間。蓋欲以俗破俗。自砭砭人。永拔塵根也。未能免俗。請監于玆。

綺山勝畧　潘景昇閱　蘭馨居士

山以綺名由綺里季隱也。綺山合三峯。中峯一井相傳爲舜所浚。深丈許。廣五六尺。泉味甘寒。行人從嶺渡者飲之。雖亢旱不涸。折而西南山半大石平廣可數百席。定敎諸山屛列其前。靑紫萬狀。對之頗覺多致。雲冉冉時從石上起。下視坐石者儼在雲端。虎丘堪作奴。耳近東峯山谷間。先大父玉骨藏焉。萬樹長松。鬱然深秀。風鳴則濤聲振壑。更有數株爲宋元間物。亭亭參天。常恐摩霄而去。僧廬其下。豈飛來象佛

意耶東南二峯下山泉泠泠從亂石中流寒暑無間
每雨過濆薄而下望之若雲飛濤湧因號兩水灣云
汲之淪茗味差遜二泉山石殊欠玲瓏然苔蘚菁蔥
藤蘿掩映亦自可愛應天河一派水色澄鮮繞其東
南脚下陵谷輿衍古木扶疎昔人高蹈其間信有取
爾也

客秋潘景昇問予綺山風景走筆答此今秋讀書
山中偶有是役故附鐫之若曰山靈邀吾筆以傳
則吾豈敢則吾豈敢

己未九月白